

试探

□智若愚

终于衣锦还乡了。他来到村口，把兜里那张银行卡按了按。不由得笑了，287万元，全在里面。

傍晚，很多人自发前来看望他，挤挤一屋，热闹了大半宿。

十多年没回过家，乡邻们还稀罕他，必有所图，他想。

他决定试探一下。

生意赔了，欠100多万元，还需20万元救急。第二天，他急需用钱的消息，就像野火迅速燃遍了全村。

村西头的李伯来了，放下半袋米。“自家种的，别嫌弃。”老人洗得发白的袖口磨得发毛，老伴常年有病。

张哥塞了个信封：我结婚的礼金，先给你应急。小时候我掉到河里，是你爸跳下去捞的我。四姑悄悄从后门进来，放下一篮鸡蛋和2000元。别让你姑父知道，他人倔。

王婶200元，刘叔300元，陈奶奶一篮菜……

月光下，那些钱粮和蔬菜堆在桌上，似一座小山。

父亲磕了磕烟斗：试出了什么？

他僵住了：您知道我在试？

知子莫若父。烟雾缭绕中，父亲的声音很轻：人心不要试。一试就会现原形——现形的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。

他低下了头。

良久，他抬头看看桌上的小山，都知道会打水漂，还要送？

一夜未眠。第二天，他一家家地敲门。

李伯瞪大眼睛时，他鞠躬：“我骗了您，我错了。”

张哥捏着多出来的2000元，眼圈红了。

四姑擦着泪笑骂：“傻孩子，姑是真心帮你，不论怎样，只要有困难，都帮。”

我知道。当了多年村支书的赵爷爷在晒场慢慢地耙着谷子。你爸昨天来过，说儿子在生意场上久了，心就和这谷子一样，需要晒晒太阳。

夕阳下。他站在河边，豁然开朗，真正的富有，不是银行卡上的数字。

他决定了，要在这条河上建一座桥，让两岸的村民过河不再犯难。

丑狗

□旷琪

不知道老吴从哪里弄来了一条狗。

那“狗样”实在不敢恭维——两只耳朵，一大一小，身上的毛东秃一块西少一撮，像是被谁胡乱剪坏的旧毯子。每次在小区遇见

老吴牵着它，我都下意识绕道走。

有一次我加班，回到小区已是深夜。电梯门“叮”一声打开，见老吴慌忙收紧绳子。我低头一看，那狗正仰起那张斑驳的丑脸，与我对视，我浑身一颤。

我是不怕狗的，可它……除了那双眼睛干净得让人心里一动——但也只是一动，因为它的模样实在让人难以多看。

后来，听说有人嫌它丑，影响心情，老吴便带着它回了乡下。日子一久，渐渐也就忘了。直到年前，小区群忽然热闹起来。

原来，老吴在群里售卖自家散养的土鸡，配上几张山林间鸡群觅食的照片，大伙纷纷接龙下单，我也跟着订了两只。

周末，一辆皮卡车驶入小区。老吴从车上跳了下来，气色比在城里时明显红润，只是额头和手背上多了几道疤痕。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老吴呵呵一笑，“去年，老屋电路起火。多亏二娃拼死把我拽出来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眉毛一扬，“才捡回了这条老命。”

“二娃？”

“我家那条狗。”

“那条……丑狗？”我心一紧。

老吴掏出手机点开监控APP，眉眼弯弯：“瞧，鸡场有了它，我走哪儿都放心。”

屏幕里，山坡上鸡群扑翅嬉闹。远处的树荫下，一个身影静静卧着，那双眼睛依旧清澈透亮。

“还是那么丑。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可别嫌它丑。”老吴抚摸屏幕，低声道，“三年前，它可是抢险救援队的功臣。那场火灾，它冲在前面，救出了两个娃，自己却被烧成这样……”

“攻”门

□郭传英

正月初四，天晴。几姊妹“杀”到二妹家门口，门却关得严严实实。

三妹打头阵，“咚咚咚”地敲二妹家的门，里头没动静。三妹再敲，门缝里探出了半张脸——二妹眯着一只眼往外瞄，笑着想关门。

“嘿！想关？晚了！”三妹眼疾手快，一巴掌拍在门上。几个侄孙们用肩膀顶住门，小脚蹬着地往里拱。门口瞬间堵得水泄不通。门缝里传来二妹憋不住的笑声，双手顶着门使劲向外推。

“大姨、三姨、小姨——新年好！”

二妹家儿子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。趁着这工夫，侄儿侄女们笑着挤成一团，一拥而上。不知谁脚被踩痛了，三妹举着礼品盒在人群上方，像接力赛那样传递。

门终于大开。二妹站在门口，系着围裙，手里还攥着锅铲。

她看着涌进来的人潮，老老小小二十多口，瞬间把客厅填满，沙发陷得歪歪扭扭，齐整整的板凳被坐得横七竖八。

“你刚才想关门，不欢迎哈？”三妹把礼品盒往地上一放。

孙儿们在沙发上蹦跳，侄儿们在比划着未来，侄儿媳妇们抢着去厨房帮忙，铁锅里的汤煮得“咕嘟咕嘟”地响。

二妹手里拿着锅铲，看着满屋的人说说笑笑，眼眶热了，转身往厨房走去：“你们都坐着哈，我去炒菜！”

她身后“二姨别走，不用忙”的喊声不断。

她没回头，嘴角露出笑容。刚才那门，她压根就没想真关。

悟

□张翼安

母亲在弥留之际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眼中流露出一不舍与期许，将病床边挎包中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信封交到我手里。用她那被病魔折磨变了形干枯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，感觉她想说什么，却欲言又止。

母亲离世后，不多日，我赶快把母亲给我的信封拆开，心想，她给我留的是什么呀？亲戚朋友都说可能是存折！因为信封中装的物品与存折的尺寸相近。

啊！“怎么是母亲与父亲参加1957年‘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’的合影？”我怔住了：不是存折！

我端详着照片，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：“母亲怎么没有给我留下一张存折？”从内心对母爱产生了怀疑。

1978年，即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我参加高考名落孙山。那段时间，我情绪低落、抑郁、茶饭不思。

有一次在抽屉中找物品时，那块红布包裹着的信封再次映入眼帘。打开信封，端详着母亲1957年的那张照片，让我再次泪目了，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。

1949年，母亲从农村随父亲的军队南下来到大西南。她是从旧社会走来的小脚妇女，没有读过一天的书，不识一个字，常年受肺心病的困扰，夜不能平卧……她通过自学，成了部队大院为数不多的“文化家属”，后来还成了我的启蒙老师，这需要何等的毅力。

岁月流转，成家立业后，历经世事，方才愈加领悟母亲赠予这张照片的深意与价值。

山顶夜话

□吴明玲

铃子和小楠并肩站在山顶，俯瞰城市灯火，像银河碎了一地。

虽在同一个城市，却两年没见了。此刻，谁都没说话。

“你还是那么忙？”小楠喃喃道，“有意义吗？”

铃子没回答。

风从她们之间穿过去。小楠叹了口气。

“他呢？在忙什么？”

小楠鼻头一酸：“别提了。白天见不着人，晚上回来我和孩子都睡了。两个人的话，就是钱。”

“不谈钱谈什么？”铃子的声音很淡。顿了顿：“幼稚。”

小楠转过头：“你懂什么？一个女人最重要的，不就是家庭吗？一个男人，一个孩子。你呢？脑子里全都是工作。你不相信爱情，就否定别人的爱情。我就是不喜欢你这种——冷血的女强人。”

铃子没生气。她也不喜欢自己这样忙。只是拿“生活所迫”当借口。

风吹过她薄薄的羽绒服，像一根根针。

小楠说生活琐事——早上孩子不肯起床、婆婆话里有话、他忘了结婚纪念日。抱怨、委屈、厌倦，漫过整个山顶。

铃子的耐心终于没了。

“他已经不爱你了”她说，“争吵和伤害够多了。带着孩子自己过吧。”

小楠转过身，看着铃子的眼睛。

“每一次吵架，我都相信他是爱我的。爱孩子，爱这个家。我们只是在发泄，从来没有想分开。”

说完，她一个人沿着山路往下走去。

铃子站在原地，反复想那些话。夜风灌进领口，她把羽绒服的拉链往上提了提。她好像有点认同，又好像不能接受——她分不清这是心软了，还是站久了，腿麻了。

两个几年不见的发小，见面总是不欢而散。

可还是要几年见一次。像两棵长不到一起、又分不开的树。根在地下暗暗绊着。

王梦 摄

